

The Meaning of
the Body 書評

Embodied cognition 的觀點 對認知人類學的啟發

余舜德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身體的意義》一書主要為「體現的認知」(embodied cognition) 觀點提出哲學的思辨。「體現的認知」為 Mark Johnson 長期致力探討的主題之一，Johnson 反對過去認知研究所採取之「客觀主義」的取向及「智性再現」(representation of the mind) 的理論觀點，於此書中，他引用最新嬰兒發展心理學及認知科學的一些發現，以輕快、易懂的文筆，再次說明其論點。筆者底下的討論將聚焦於「體現的認知」觀點對人類學文化理論的啟發與衝擊，尤其深入人類學「文化建構論」於「體現」的觀點下所暴露的問題，以說明《身體的意義》一書值得人類學參考之處。

Johnson 指出，知識的特質來自於身體的本質：其意義不只在於人需要身體以進行思考推論，更重要的是，我們進行推論的結構實來自於體現過程的細節。換句話說，我們不是從概念及命題性的知識，而是從更基本的感覺及身體與環境互動形成的意涵，來理解這個世界。基於身體與環境互動產生之意涵建構從嬰兒初生即開始，然而當我們長大時，我們以為自己運用經過琢磨、較抽象的模式來瞭解與推論，而常忽略這種抽象概念性的模式仍建基於嬰兒時期即逐漸認知之「體現的意涵」。他強調，意涵乃建基於身體經驗，或說，來自於我們感官的經驗方式與內容、運動及情感、情緒；意涵不限於這類之身體的交涉，但都起始於並回歸至身體與環境的互動。

Johnson 強調，過去認知科學客觀主義的觀點二分「概念」(concept) 與「知覺」(percept)，傾向從智性 (mind) 的觀點來處理認知的課題，使得「去身體面向」(dis-embodied) 的認知理論成為主流。不過 Johnson 不只停留在批判身心二元論的謬誤，而進一步從 William James 之心理學及 John Dewey 之哲學的主張出發，佐以最新的腦神經科學知識，重新思考認知。他強調，概念與知覺是「感覺—思考」連續性流動中的兩個面向 (頁 87)，而非兩個分別的過

程，或可以將身、心分開來處理。認知是行動 (cognition is action)，是我們對所處狀況之質性持續的評估，他因而建議以「概念化」(一個進行中的行動)來替代「概念」(一項實質、有若物的東西)的使用，以修正過去強調概念的研究之缺失。

筆者認為，Johnson「體現認知」的觀點從三個不同的面相觸及人類學認知與身體的研究，並提供頗具啟發性的觀點。過去人類學認知的研究主要於「智性抽象概念再現外在環境」的角度來定義認知的過程，認知乃是將感官所接受的訊息放在個人早已習得之智性的文化體系上作用的結果；因而人類學家可以主張，我們從這個世界所感知之秩序之所以存在，主要是因為我們將秩序加諸於這個世界的結果 (Holland and Quinn 1987: 3)。從這個智性再現 (mental representation) 及文化建構論的角度出發，認知基本上是智性過程的運作，是訊息在抽象的層次運作的結果，因而文化也可說是等同於認知的內容，是一套共享之知識體系，而人類學家的工作常就在發掘 / 整理這套抽象之意涵的體系，很少注意認知的過程。也因此，這個人類學的認知觀點亦常忽略兒童發展心理學「認知乃於成長過程和環境密切互動發展而來」的主張，Bloch (1985) 即指出，人類學的認知理論常將文化認知視為「現成的」，認知乃整套從前代學習而來；於此觀點下，人類學家所謂的認知多只討論團體的層次，甚少關注個人成長過程及環境的養成。

1980年代興起之「身體轉向」(corporeal turn)的研究趨勢雖然極力批判上述這個「去身體面向」(dis-embodied)、文化建構的認知觀點，但仍未能發展出一套兼顧身心之文化理論。這個以Thomas Csordas及Robert Desjarlais等為代表人物的研究取向，除了批評人類學過去基於身心二元論或聚焦於「心」(mind)的文化概念，也引用「體現」(embodiment)及「在世存有」(being-in-the-world)等現象學的概念，期望解決人類學過去「去身體面向」的文化概念衍生的問題。其結果雖然帶動了人類學家對「身體主體性」的關注，並據以批判顯得過於單純化之文化建構論，但他們的努力受阻於現象學艱深的詞彙及現象學與人類學難以相容的本質，即便一些學者提出頗具創意——如mindful body或bodily mind——的概念，為過去主要基於「身心二元」的文化理論提出新的方向，但這類研究理論性的論述常陷於文字、概念的泥沼，也難以提出完整之文化理論的論述。尤有甚者，人類學身體研究關注的主題也常集中於身體

的展演、認同及論述等注重文本分析的議題，也使得這類以身體為題的研究反而回到「身體轉向」所反對之「去身體面向」之文本分析的方向。

換句話說，人類學的認知理論需要一個能夠結合身體面向及心理學認知理論的觀點，並重新思考文化建構論的取向。筆者認為《身體的意義》可提供人類學一些值得參考的觀點：首先，本書認識論的討論提供身體人類學家一個辯證身心議題的參考。拋開現象學的專有名詞及艱深的哲學思辨，Johnson以明快的詞句闡釋 William James 及 John Dewey 等人的觀點，並以現代認知科學的研究，說明第一代認知理論身心二元的謬誤；他引用現象學的理论性概念，但不陷入其艱深的用詞與討論，提供人類學一個論述身心議題的方式。Johnson於辯證抽象之身心認識論的同時，亦引用許多人類學家亦會關注之感知項目的例子，來說明意涵如何於身體與環境互動中衍生、認知與學習，此舉不只使其討論深入淺出，他舉例說明複雜的推論如何衍生自基本身體意涵的認知，實容許人類學家重新思考如何從體現的觀點闡釋複雜之文化「概念」的方向。最後，Johnson於「體現的意涵乃衍生自身體與環境互動之認知過程」的主張，亦容許人類學家於討論意涵的同時，也兼顧身體主體性及文化認知學習過程的課題；如此，人類學家於討論文化建構（也就是，文化之所以存在，乃文化成員所賦予）的同時，也能夠如 Bloch (1985) 強調的，兼顧心理學認知的理論。

身為哲學家，Johnson於書中並未觸及文化的議題。書中所舉的例子皆是上/下、遠/近、空/滿等普世 (universal) 的例子，在討論兒童成長過程與認知發展時，亦未考慮文化環境的差異如何可能成為一個重要之因素。企望從此書找到 Johnson 文化認知觀點的讀者可能會感到失望，不過這並不影響此書值得人類學家參考之處。

參考書目

Bloch, Maurice

- 1985 From Cognition to Ideology. In *Power and Knowledge: Anthropological and Sociological Approaches*. Richard Fardon, eds. Pp. 21-48. Edinburgh: Scottish Academic Press.

Holland, Dorothy, and Naomi Quinn

- 1987 Culture and Cognition. In their edited Cultural Models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Pp. 3-4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